黑夜中的白金
鰻苗捕撈文化與沿海漁村記憶





文 · 圖 林芷晴（台灣智慧生態協會理事）

壯圍鄉位於宜蘭縣中段，緊鄰太平洋，背倚蘭陽平原，海岸線筆直綿長，隔著一條蘭陽溪與五結鄉為界。這樣的地形決定了這裡靠岸不靠港的捕撈方式。在機械化漁業普及之前，壯圍一帶的漁民使用各式傳統漁法：牽罟、八卦網、手拖網、定置網……捕撈對象隨季節輪換，虱目魚苗、鰻苗或是各類近海魚種皆有。

黑灰色的海水記憶

我從小在壯圍與外公、外婆同住。外公那一代的生活，養鰻魚、捕鰻苗、種稻米、跑工班做板模，多業並行是常態。鰻魚養殖的工作撐起了當時許多家族的生活，一直到 1980 年代末期，壯圍濱海一帶的養鰻業已大幅萎縮，部分魚池改養蝦，部分直接廢耕轉作。家裡的鰻魚池也在那個年代填成了菜園，但每年冬天捕撈鰻苗的習慣仍舊維持著。

鰻苗的捕撈作業多在夜間進行，漁民戴著頭燈、捕撈用的手拖網和裝苗用的小水桶，在岸邊設置簡易帳篷，我們都說那叫「小烏龜」，捕鰻人就這樣以龜殼為據點，守候一批批順著黑潮來到宜蘭的鰻苗。沿著海岸線，這樣的小烏龜一頂接一頂，是壯圍冬季海岸最具辨識度的地景之一，也是當地人再日常不過的畫面。

捕撈文化的江湖秩序

宜蘭沿岸的鰻苗捕撈，在漁法與參與者組成上都相當多元，從規模來看大致可分為兩類：一是以定置網為主的團隊作業，需要較多的人力成本與固定的海域位置；二是個體戶操作的手拖網，裝備門檻低、機動性高，是許多兼職或臨時加入捕撈的人的選擇。至於後期逐漸出現的船筏作業，幾乎都是來自烏石港的船筏，雖船筏依法需持有執照，但其餘不論是漁法、漁獲量或作業範圍，幾乎沒有規範可言，且不限地域，漁獲量大的時候，也有來自西部或屏東一帶的漁民連夜開上宜蘭捕撈，停泊在港內，因此船隻數量跟漁撈行為在管理上相對寬鬆，卻也是掌握資本與漁獲量的主力。三者之前在近海間交錯縱橫，形成了一個看似互不相干，但實際上競爭激烈的捕撈場域。

資源的空間分布不均，加上鰻苗靠岸位置的不確定性，使得海岸線上的位置競爭長期存在，定置

1 | 量多價高的好光景，海邊無處不熱鬧，連遠處都能遙見準備從烏石港駛來的船筏準備加入捕撈戰場。
2 | 生態教育的形式讓更多人了解餐桌上的鰻魚的來歷與起源。



網業者之間的地盤劃分，依靠的不是正式的法律框架，而是長年累積的默契與非正式規範。特定的捕撈位置可以透過金錢的買賣進而轉讓、也可以繼承，形成一套在地的非正式產權體系；個體戶則多在定置網的空隙間作業，除要隨時注意自身的生命安全，也須時刻小心以免誤入定置漁網的範圍，進而產生衝突，維持一種心照不宣的分工。

而關於定置漁網使用的海岸空間，實務上存在一套雙軌並行的管理邏輯。在陸地上，規模較大的鰻寮確實需要向地方政府登記，類似取得一個「門牌號碼」，確認佔用海灘的合法性；但海裡的定置漁網位置，以及各捕撈工具之間約定俗成的地盤劃分，卻從來不在任何正式文件裡。

政府管得到岸上的帳篷，管不到水下的網子，更管不了幾十年來在捕鰻者之間口耳相傳、不成文的那套秩序。登記制度的存在，並沒有改變既定成俗的地盤約定。誰的網位在哪裡、誰有資格在哪一段海域拖網，靠的仍是長年的默契、人際關係，以及偶發衝突後協商出來的結果。然而這套秩序並非一成不變，海岸工程（如消波塊的設置）會改變地形，進而影響鰻苗靠岸的路徑與位置，原有的捕撈位置可能因此失去價值，也可能引發新一輪的占位競爭。我外公在 30 年前曾與兄弟合夥以定置網的形式，從繼承自外曾祖父的網位進行捕撈，後因海岸整治工程中斷作業，待工程結束再返回時，原有位置被佔用，未能取回，便以手拖網的方式繼續與大海共舞。

另外，參與捕撈的族群組成也值得關注。除了本地漁民，冬季的宜蘭海岸也吸引來自花東的原住民族群前來作業，形成季節性的移動聚落；此外亦有移工、臨時工等各類背景的人參與其中。鰻苗的高經濟價值是最直接的吸引力——市場行情好的年份，單一捕撈季的收益相當可觀，時機若好，





甚至鰻苗的價格更堪比當時的金價，也讓鰻苗坐擁「海上白金」的美譽，但也因為這迷人的價格，使得捕撈場域的人員組成更加複雜，也為現場的秩序管理帶來潛在的危險與額外的變數。

儀式裡藏著的敬畏

在壯圍沿海捕撈鰻苗的人，不同於其他討海人，因為主要是冬季限定的漁撈工作，大家平常還是有各自的經濟重心，因此這裡不會特別拜媽祖，而是依循著地方的習俗與信仰，拜王公、拜開漳聖王、拜女媧。另外，鰻寮扎在岸上，捕鰻者活動範圍不出潮間帶，因此，他們祭拜的是「地頭神」——土地公，以及管轄海岸孤魂野鬼的老大公和好兄弟。祭拜的邏輯很清楚：土地公負責人身平安，老大公負責壓制那些可能在夜裡搗亂的無主魂魄。

第一是「搭寮」，在正式開捕前進行。捕鰻者將鰻寮架設在岸上，備好金紙、銀紙、香和簡單供品，面向大海祭拜。禱詞內容不求大豐收，只求平安順利、有所收穫，語氣接近告知而非祈願——「我把鰻寮帶來了，開始要抓鰻苗了，請保佑我在這裡一切平安。」

第二是「撒銀紙」，在捕撈進行中不定期執行。捕鰻者下海前，在鰻寮邊抓起一把銀紙撒向空中，意思是給好兄弟一點「所費」，請祂們不要來捉弄人。這個動作不需要香、不需要供品，簡單、隨性，連許多來自花東的原住民捕鰻者也跟著採納。某種程度上，這是一種最低限度的敬意表達，維持與無形世界之間基本的禮數。

第三是「謝寮」，在鰻苗季結束、撤走鰻寮之前舉行。儀式流程與搭寮相近，但禱詞轉向感謝——感謝這一季的平安與收穫，並預告明年還會再來。謝寮代表捕鰻者「與鰻苗同進退」的默契，也是讓一整個捕撈季有始有終的收尾方式。

這整套貫穿捕鰻季節的儀式，是捕鰻者在長年夜晚的海岸邊，彼此觀摩、各自調整，慢慢沉澱出來的。時間、供品、禱詞，全憑個人，沒有標準答案。我在田野調查期間，能完整走完搭寮、謝寮全套流程的捕鰻者已屬少數。更多人只剩下揮撒銀紙的習慣，至於到底在拜誰，有的人也說不太清楚——「老大公吧！好兄弟啦！反正就請祂們保佑平安就好。」

3 | 寒冬夜裡捕鰻的人。
4 | 宜蘭縣海洋及漁業發展所每年會發放鰻寮設置許可證，未經許可，擅自設置鰻寮者，海洋所得逕予拆除。
5 | 看似隨意搭建帶有一點頹廢感的「小烏龜」，卻是捕鰻人最溫暖的避風港。





交織的人地關係

或許對外人來說，壯圍是一個季節性的工作地點；但留下來的人不是這樣，在地的捕鰻者和這片海岸的關係，不只是每年冬天的幾個月，他們的長輩在這裡下過水，他們的定置網位是繼承來的或談判來的，他們知道哪一段沙灘地形變了、哪一年颱風之後出海口移了方位。這些知識存在於老一輩的身體記憶和口耳相傳裡。也因為如此，鰻寮系列儀式在這片交織的人地關係裡有了不同的意義。

搭寮、謝寮、揮撒銀紙，表面上是對鬼神的敬意，但對常年留守的在地捕鰻者來說，這套行為更像是一種宣示：我在這裡，我遵守這裡的規矩，我不會貪心，我明年還會回來。向土地公報到，是捕鰻人在告知這片土地上有形與無形的所有居民，他們會好好對待這片大海。

老人說的海和現在的海不一樣了

阿公還說，以前抓鰻苗的人多到把海邊照亮得像夜市。燈火一排一排延伸出去，頭燈的光在黑暗裡此起彼落。那個年代，鰻苗還用秤重計價，一兩才八百元；後來改成論尾賣，一尾三元、五元，漲到二十五元已經算好行情。再後來，一尾甚至可以賣到兩百元！但大家並不樂觀這樣的現象，因為價格的背後代表著的，是越來越少的資源和源源不斷的需求。

人潮和漁獲量的消長幾乎是同步發生的，捕撈的人少了，有人是因為魚苗變少，覺得時間跟勞力成本的付出划不來；有人是因為生活條件改善、不需要靠這個貼補家用，因此海岸邊的鰻寮一年比一年少；資源減少的原因是複合的，棲地破壞、上下游民生與畜牧業廢水排放入海，加上遷徙路徑上的種種阻礙，使得日本鰻的生存環境持續惡化。

民族學與漁業科學的雙重視野

同樣一件事，用不同的視角，會看見不同的東西。讀民族學，讓我學會傾聽「現在的海跟以前不一樣了」，反映的是社會經濟的結構變動，是人與海的關係鬆動。田野訪談裡每一位耆老說的每一句話，除了裝載個人記憶，更顯現一個社群與環境長期互動所留下的印記。

漁業科學的訓練，則讓我可以把同一句話翻譯成另一種語言：族群量指數、漁獲統計、洄游路徑的監測紀錄、鰻苗捕撈量的長期趨勢。數字是客觀且實事求是的，但數據背後指向的，往往和那些老一輩的居民說的話不謀而合。有時候兩者也會彼此補足對方的盲點，關於數據看不見的，是人的感受和文化的脈絡；口述記憶捕捉不到的，是跨越數十年、跨越地理尺度的系統性變化。

來自黑潮的獨白

日本鰻的一生，至今仍有許多謎尚未解開。牠們在馬里亞納海溝附近產卵，卵隨著黑潮漂流，以柳葉型幼體的姿態橫越數千公里的海洋，在某個冬夜悄悄抵達宜蘭的海岸線。沒有人能夠精確預測哪一個夜晚鰻潮會湧現，也沒有人完全說得清楚，為什麼牠們偏偏選擇在這裡上岸。這種神祕感，或許正是捕鰻者對大海始終保持敬畏的原因之一吧！

從漁業科學研究所畢業後，阿公還是每年冬天會去海邊看看，偶爾說起今年鰻苗的情形，多還是少？哪裡聽說有人抓到、哪裡又沒有動靜？這些消息對我來說，從來不只是漁業資訊，更像是一條細線，把我和鰻魚持續繫在一起。

正因為這樣，我決定投身永續的議題，從生物多樣性與生態資源的角度的議題重新回歸這片土地，即使身分與角色轉換，我仍然持續關注著鰻魚。也在有機會的時候，嘗試透過科普推廣和壯圍沿海走讀活動，把讓資源的汲取轉化為知識與教育的力量，把鰻魚的故事帶給更多人認識，希望讓更多人知道，黑潮年年流過，鰻苗還在來的路上，我們能做的，是讓這片海岸繼續值得牠們靠近。

6 | 儀式進行時，必須在自己的小烏龜跟工具旁進行。
7 | 隨地可見的銀紙，是捕鰻人上繳給好兄弟的「保護費」。
8 | 鰻魚養殖池荒廢後改型的菜園，依然保留著飼料投餵台的架構。

